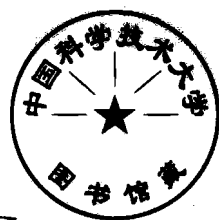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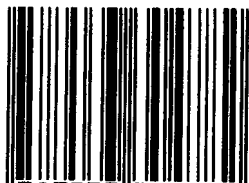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九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8/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九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3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九四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巨史鈔□□□卷(存一一六卷)(二)

〔明〕潘之恆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楚騷綺語六卷

〔明〕張之象輯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至五年吳興凌氏桂芝館刻文林綺繡本

.....一八二

楮記室十五卷

〔明〕潘頊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潘蔓刻本

.....二七三

啓蒙對偶續編四卷

〔明〕孟紱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嘉靖二十三年刻本

.....四一四

類雋三十卷(一)

〔明〕鄭若庸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汪珙刻本

.....四六四

亘史鈔



卷(存一一)

六卷(一一)

〔明〕潘之恆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亘史鈔無卷數》提要

亘史外篇豪俠卷之一

韋行規遇俠事

段成式云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焉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籊籊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誤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却領取耶相試耳又出桐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陳繼儒云唐節度使各據雄鎮俠客奇材輻輳四面出即道士老僧以及兒女子往往而是今天下劍術絕矣非果絕也所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耳

黎幹遇快事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輓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閤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襟迹非謬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

巨史鈔
外編卷一
黎幹

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鬚擁劍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挽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規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袪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十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劉東山遇快事

劉東山 世宗時三輔捉盜人住河間交河縣發矢未嘗空落自號連珠箭年三十餘苦厭此業歲暮將驢馬若干頭到京師轉賣得百金事完至順成門顧蹕歸遇一親近道入京所以其人謂東山近日羣盜出沒良鄰問卿挾重資奈何獨來獨往東山鬚眉開動肩齒奮揚舉右手拇指笑曰二十年張弓追討今番收拾定不辱寔其人自愧失言珍重別去明日束金腰間騎健驢肩上掛弓繫刀衣外於兩膝下藏矢二十簇未至良鄉有一騎奔馳南下遇東山而按轡

車史鈔
外編卷一
劉東山

乃二十左右顧影少年也黃衫纏笠長弓短刀箭房中新矢二十餘白馬輕蹄恨人緊轡噴嘶不已東山轉盼之際少年舉手曰造次行途願道姓氏既叙形迹自言本良家子爲賈京師三年矣欲歸臨淄婚娶卒幸遇卿某直至河間分路東山視其腰纏若有重物且語動溫謹非惟喜其巧捷而客況當不寂然脫遂同下旅店明日出涿州少年問先輩平生捕賊幾何東山意少年易欺語間益輕盜賊爲無能也笑語良久因借弓把持張弓如引帶東山始驚愕借少年弓重約二十觔極力開張至於赤面終不能如

初八夜月乃大駭異問少年神力何至於此曰某力殊不神顧卿子不動耳東山嘆咤至再少年極意謙恭至明日日西過雄縣少年忽策騎前驅不見東山始惶懼私念彼若不良我與之敵勢無生理行一二鋪遙見向少年在百步外正弓挾矢向東山曰多聞手中無敵今日請聽箭風言未已左右耳根但聞肅肅如小鳥前後飛過又引箭曰東山曉事人腰間騾馬錢快送於是東山下鞍解腰間囊膝行至馬前獻金乞命少年受金叱曰去乃公有事不得同兒子前行轉馬面北惟見黃塵而已東山撫膺惆悵空手歸

車史鈔 外篇卷一 東山

交河收合餘燼夫妻賣酒於村郊手絕弓矢亦不敢向人言此事過三年冬日有壯士十一人騎駿馬身衣短衣各帶弓矢刀劍入肆中解鞍沽酒中一未冠人身長七尺帶馬持器謂同輩曰第十八向對門住皆應諾曰少住便來周旋是人既出十人向壺傾酒盡六七壺雞豚牛羊肉噉數十肋殆盡更於皮囊中取鹿蹄野雉及燒兔等呼主人同酌東山初下席視北面左手人乃往時馬上少年也蓋生疑懼自思產薄何以應其復求面而酒盃不敢出聲諸人競來勸酒既坐定往時少年擲筮呼東山曰別來無恙想

念頗煩東山失聲不覺下膝少年持其手曰莫作莫作昔年諸兄弟於順成門間卿自誓令某途間輕薄今當十倍酬卿然河間負約魂夢之間時與卿並轡任丘路也言畢出千金案上勸令收進東山此時如將醉將夢欲辭不收與妻同昇而入既已安頓復殺牲開酒請十人過宿流連皆曰當請問十八兄即過對門與未冠者道主人意未冠人云醉飽熟睡莫負慇懃少有動靜兩方有血喫也十人更到肆中劇醉携酒對門樓上十八兄自飲計酒肉畧當五人復出銀篋籬舉火作煎餅自啗夜中獨出離明重到對門

車史鈔 外篇卷一 東山

終不至東山家亦不與十人言笑東山微叩十八兄是何人衆客大笑直高詠曰楊柳桃花相間出不知若個是春風至三日而別宋叔意云曾見瑯琊王司馬親述此事

車史云十八童最奇以無作為更見豪宕却多了少有動靜兩方有血喫二語何其淺露彼狡童何渠出此伎倆夜中所行秘密乃爾三日而別亦不必究竟何事此文高手非水滸能彷彿也

宋叔意諱新雲間奇士其所紀野史甚佳是當代小說家第一手也

馮燕傳

唐沈亞之曰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事為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蓋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眀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焉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

豆史鈔

馮燕
外篇豪俠卷二

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遂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半脊步就蔽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鄰以為妻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辯者強伏其事司法官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

呼曰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叙義事其膏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為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其古豪矣

王明清玉照新記曰馮燕傳見之麗情集唐賈眀守太原時事也元祐中曾文肅帥并門感歎其義風自製水調歌頭以亞大曲然世失其傳近閱故

豆史鈔

馮燕
外篇豪俠卷二

書得其本恐久而湮沒盡錄於後

排遍 魏豪有馮燕年少客幽并擊毬鬪雞為戲遊俠久知名因避仇來東郡元戎留屬中軍直氣凌貔虎須臾叱咤風雲凜凜坐中偶乘佳興輕裘錦帶東風躍馬往來訪乘幽勝遊冶出東城隄上鶯花撩亂香車寶馬縱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語笑隔簾聲一袖龍鞭敲登無語獨閒行綠楊下人初靜烟淡夕陽明窈窕佳人獨立瑤階擲果潘安瞥見紅顏橫波盼不勝嬌軟倚銀屏曳紅裳頻推朱戶半開還掩似欲倩伊啞聲裏細說深情因遣林間青鳥為言

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許竊香解珮綢繆相顧不勝情
第說良人猶將張嬰從來嗜酒還家鎮長酩酊狂醒
屋上鳴鳩空關梁間客燕相欺誰與花爲主蘭房從
此朝雲夕雨牽縈似遊絲飄薄隨風無定
荏苒歡計苦難憑唯見新恩繾綣連理并
月爲郎誰松蘿托蔓一比一毫輕
第一夕還醉開戶
起相迎爲郎引裾相庇低首畧潛神情深無隱欲郎
乘間起佳兵授青萍茫然撫歎不忍欺心爾能負心
於彼於我必無情熱視花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
手迎天意一揮霜刃腮間粉頸斷瑤瓊
鳳皇釵寶

車史鈔

馮燕

三

玉彫零慘然悵嬌魂怨飲泣吞聲還被凌波呼喚相
將金谷同遊想見逢迎處柳榆羞面粧臉類漠漠醉
眠人醒來晨起血凝襟首但驚喧白郵里駭我卒難
明致幽囚推究覆盆無計哀鳴丹筆終誣服園門驅
擁衛寬垂首欲臨刑第帶花遍向紅塵裏有喧呼攘
臂轉聲辟衆莫遣人寬濫殺張室忍偷生僚吏驚呼
呵叱狂辭不辯如初投身屬吏抗慨吐丹誠彷彿縲
紲自疑夢中聞者皆驚歎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
姬手戮傾城寵翻然起死不教仇怨負冤聲
第十八義城元靖賢相嘉慕英雄士錫金繒聞斯事頻

歎賞封章歸印請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闔境赦
深刑萬古三河風義在青簡上衆知名河東注任流
水滔滔水洞名難泯至樂府歌詠流入管絃聲
第七

祝允明九朝野記曰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
一晨校尉夫出即入門登牀夫復歸校伏牀下婦問
夫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熟寢足露余外恐傷
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
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
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
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使他
人償命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
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因念此婦忍負其
夫一時氣作殺之臣不敢欺願賜死上嘆曰殺一
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車史鈔

馮燕

四

羅逸曰馮燕不以色惑而傷義誠豪丈夫哉後六
百年有京師校尉者於義風無愧焉後又二百年
而二傳始合亦一奇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其是
之謂乎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校

節俠傳

潘之恒叙曰夫求節俠於吾鄉多恂恂君子其所奉高碩惟恭儉是崇跬步不失尺寸散而之四方游目稍廣有所感觸遂勃發莫禦然必其源發於星宿而後龍門碣石激爲怒濤狂瀾有本者如是爾或言風氣漸染各從其方浙峭吳浮淮黠楚躁士居久默移殊不自覺每每因峭而隘因浮而輕因黠而傲因躁

車史鈔

外篇卷四

而趨袁僻習相近以靡江漢之間此其大較也惟豫章當吳楚之會應牛女之墟廬阜鍾靈潯陽滙派而彭蠡鄱陽擅二澤之勝其風聚而未散其俗麗而未漓君子取斯夫非畏壘桃源哉余友汪鳴瑞以躬行孝弟著於閭里余時服膺而遜謝之其所推許者二人則長林胡君一元里中閨君懋立余高其行誼且行年肩隨躋遂伯玉之化境鄉評耆舊月旦恒於斯爰輯客卿之牘首舉兩君而節俠於他邦者附之亦猶東南山川仰止匡廬而望洋彭澤也於余何私焉

胡次公傳

胡次公復初者一元字也人以泰宇呼之則應公蓋有所會於心云初公甫弱冠羸不勝雖動履匪杖則提曳而後行踰踰者猶或先之出估吳閭便其舟可代步忽一日聞父疾趨赴之即捷者必涉旬公以七日馳至至則衣不解帶者三月今之市歸不移晷深夜展側必起扶痛癢必摩撫神駿駿王也父曰汝誰與偕而供奔走役耶曰無之汝何所服而輔精神乃爾耶曰無之汝何所覺而知余之展側痛癢耶曰以意得爾懋耶曰無懋然則汝向之羸而今也強向之羸而今也捷孰使之哉公茫然曰侍父疾也兒且忘之矣父曰善息之母以我疾而疾乎惟天其佑之既父歿終喪踰踰備至雖難骨支牀而末疾若風瘳也不亦異哉道者氏曰真念所鼓靈爽日來有莫得其解者鳴瑞曰真精神效用取之不竭二公服老氏教其言入微矣抑不聞卑陵伽婆蹉純覺遺身之證乎胡公儒者一念純孝遂忘其身身之有病將安傳彼之毒刺傷足覺清淨心固無痛痛覺也余恍悟三教宗旨將爲次公立傳列諸孝友鳴瑞進曰如君所傳次公信恂恂者爾太史公慕游俠其文與儒林並傳今次公慷慨激烈生平剛毅之氣必令繩直準平

車史鈔

外篇卷四

強者抑之屈者伸之居然以齊物爲己任即費累不貲且甘心焉行年六十而志不衰此又儒其名而俠其骨者矣所嚴事蜀中田司馬敦本君子也亦賞其俠而締交之是烏可與齟齬諸儒比也余默念曰仁者必有勇其次公之謂乎矧游俠固所喜談者遂首籍之

閔大人傳

華岳閔大人里中嘖嘖稱爲長者其名懋立居常好修自檢以利生濟物爲心而曠達足以發舒其惠澤亦時濡及不知誰何令枯者潤稿者蘇起陳人以肉

車史鈔

外傳卷四

三

白骨而尤加意戚家姑勿論客上饒值歲凶流殍載道樂平縣民鬻妻以償追逋大人曰傷哉貧奈何鬻妻以償逋乃出貲完追令無離且給圃以自食客南昌有以罪繫囹圄者其妻欲銜色以爲招而贖夫罪大人曰傷哉貧奈何失節以行義爲贖醵而閨守如初閔旅亡者二柩寄龍沙寺逾二十年大人曰傷哉亡旅寬何所依買地瘞之樹其表以妥之見人有疾病者大人曰傷哉病也何以爲藥念九劑或誤即殺一人百效無取也得萬金方爲靈膏萬發萬效歲活者不可計遇困阨者釋之緩急者應之關角者解之杖

頭囊底出必爲虛猶終日僕僕不已也或者曰子過矣完一妻而離者何限全一節而失者何限瘞一尸而暴露者何限療一疾而延羸以填溝壑者何限釋一厄應一急解一忿而皇皇攘攘忡忡者又何限吾慮子之術窮也子過矣大人曰嘻吾方維日之不足而子以爲過耶當歲凶有司助虐吾故止鬻妻者以迴年風靡而鄭衛熾矣私奔竊期猶或甚之況假姦爲義乎吾故止銜色者以挽俗五父之衢聖且迷塞而千里遺骼西羌憂其不焚災疫時行君子不免而豎來饋至豈可望之常情若解紛息爭有無相通鄉隣之義當然吾表其微而行其常如斯而已嗟乎若閔大人亦猶行古之道也夫牛喘尚以干和蟻度因之躋臚而況遇天災之流行全人倫之大節而備四時之氣者哉如其微也如其常也則世無奇行矣亘史曰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何以俠之俠其行遠也夫賈之道即棄仁絕義而利則爲之至有仇視骨肉慮分其贏而何有於他方人之疾苦患難必拯濟以市德也二君固起於儒其任俠因佑見而仁人君子之用心固不以俠貶也鳴瑞曰二君以次者矣請藉鄉評布之江左

車史鈔

外傳卷四

四

許次君傳

余游楚楚無旅人焉去楚十有八年乃為許君建甫作傳非楚無旅人吾游遠不過爾生不過建甫死而傳之必其非旅人而游俠也稱也

傳曰建甫者諱時勲歟之許氏其族望邑由昉漢遷新平里在以高義著王父廷潤公仁愛而多謀且好生遇庖氏解牛牛臨公前哀鳴垂淚為贖而生之夕夢黃衣人語公無憂嗣將報爾以生生已遶舉二雄雙源公其仲即建甫父也為余宗快壻在祖姑行寔相公以孝謹開個儻多能其末也念先母為賈豪不

巨史鈔

外傳卷五

五

可當吾父而不振乃挾資自江淮齊魯浸起有聲會余祖姑當室稱潘孺人生二子時功時勲勲即建甫今所稱次君奇秀魁梧美鬚冲度與兄俱受經生業兄患瘵死婦蔣以烈殉詔旌之君以父早倍兄復無年回桑所學而備父業於江淮間初走大梁喪其資斧遇友人鮑鯨相得離甚吊古夷門重游俠之思視傾索自若也又從饗江善中表璜稱莫逆遂締婚姻盟以其女女督文英即潘孺人諸孫行也君性至孝既倦游梁念母春秋高不欲暫離子舍遣伯仲子介賈江淮而已居養母為不悖則語建甫聞楚地腴

多奇士兒所取益寧有方耶且吾至咸若吳若潘若

曹多依棲江漢曷性因所親易以暢其志君蓋受室

于曹而曹媛賢又史其置妾以居楚儲客奉潘孺人

之壻吳又次業淮揚聲與楚接因命建甫內梅氏姬

居於武昌間歲一歸覲每依里社睦慙慈憚不能

去其居武昌也雖一塵地乎購名花奇石貯之賓客

過從不堪旋馬亦無供帳第沸鑪瀹茗以佐雅談扶

杜行歌殆無虛日性好讀書度架皆古圖籍從游多

韻士風雅之社荐舉又習鳴絃擊劍蹴鞠之技其曹

爭赴之如歸亦不恃所長以上人願長者之行藉藉

巨史鈔

外傳卷五

六

人口羣心益傾慕之如與族人構訟未平而族人為奴侮君助之盡法而後理已訟焉或以為矯君笑曰彼公義無所逃某以私忿質成各有緩急何徇之有飲于藏室從者或攫其金將徧索之君如廁謬曰金乃得之廁中眾始安里人賣漿當醉者徑怒而潑之自自耻憤與為仇君滿注其漿為醉者謝宗人羈于楚代治歸裝尋為誣繫力白之卒令復業終不向其父兄言漢上有欲赴水死者有貧不送婦者一償其遺金而慰之一具聘而完其室且語之曰身與金孰輕貧與禮孰重也值水火連災則散劑以療濕寢捐

甑以起燼餘亦語之曰與諸君皆在水火之間奈何令
子獨免而不與同難乎君寔離居闕閣汲不及溺而
醢不及延似非偶值者又嘗醉歸見二炬等朝詢之
其地有虎噬人而後知君之為天佑也君多大度見
人窘急輒傾囊與之人或執券必面毀棄以為涼我
即方窘時人以急求援必曲應之不以窘謝而失其
望持論必主信義與人片言契合傾肝膽許之設為
羣小所欺終不易其志際諸生平其為人者勝其自
為其愛人者勝其自脩其小節疎快未易窺其閑深
故為人所知者鮮而為人所不知者尚不可俚指數

巨史鈔

入部

七

也方魯瑤恣橫廣陵耽楚商幾不免於魚肉君私
屬羅山人以輿情諷當道遂寢其噬毒之害而君不
色市亦鮮有德之者雖與貴人有故舊交不妄通一
刺遇罪有可出者陰出之歸德於有司示不敢干此
非特具俠骨亦大抱經濟之才惜乎以廉賈終不克
竟其用爾初邑人程虛谷善脉脉建甫不能五稔建
甫益習養生言質劑自治近四年疾作決旬而殊召
楚之交游洎客楚者咸執臂以訣獨不及待諸子來
卒之日為壬子夏四月年僅四十有九時所固有自
漢歸者家監終如乘其新喪盡收稽籍匿之不問所

從來不咨詢于衆若將朕其琴張千戈並掠牛羊倉
廩惟梅氏姬僅以姓免驅之他所九建甫生平所畜
自頃放踵著簪草履無遺焉及諸孤至反誣逮諸訟
逾時乃得解善乎吾友葛士弱之言曰建甫能以藥
物療魚屋之民而身不饗服散之利能以饘粥脫焦
灼者于難而不能彌留以遲子千里之奔能諱攫金
於護藏之室而不能勝餽囊篋以拒有力者之負而
趨隱有命焉而天之薈薈何甚也然交游中得二人
焉盟友梁甫張美譽於身後其戚元素併力以滋方
芑之茁未必無昭融之漸矣二人者謂觀與瓚也觀

巨史鈔

入部

八

之言曰建甫所交傾天下士每為扼腕雪涕名其遺
腹子曰文聚是為忍無業卯之恤哉兄瓚亦語余建
甫生脩朗超死為游魂亦當雄毅將不畏其厲耶彼
已包藏禍心即余所聚金三百為壻資者並攘有之
何為者嗟乎人之貪婪抑至此乎及親同氣之親有
把終天憾者而微斯人之為要矣余茲所傳蓋有感
於旅人之豪令楚之旅而盡若人余何求多焉其出
系顯末詳宗彥狀諫中不具論

論曰建甫能備自好抗愾論交擅美大郭氣雄三楚
指珮折卷豈云矜尚者哉及其客死大別東燭嗟華

既執手歌聲班聲玉爐於燎原葛衣可以禦雪亦足
悲矣雖湘潭之汨竹忽枯而江漢之流波不返草木
尚然有情人心之淪喪謂何爾

巨史外篇 女俠卷之一

天都逸史水華生輯

因居士方不其校

雙俠傳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
水簿會北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
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念其羈窮為買一
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
為已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
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
車史鈔 八 雙俠傳 外篇女俠卷之一

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皆不通居常戚
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為言我
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
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兄善為人
謀事旦夕且至請為君籌之數日果有客長身軀髯
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
董相見叙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
是時虜令兀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
董業已漏洩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給曰無之
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

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亦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納袍贈君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

車史鈔

外篇卷二

二

舟臨解維客廐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畧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為舟中奉侍甚謹具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為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饑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鉅金也踰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

亘史曰余友程仲權每為余舉此一旻深服女智聞

鍵全在彼責已塞吾事殊未了二句此秘密藏久惟仲權俠骨能領會之書此傳時仲權已死三年猶勃勃有英氣在

張清河

說郭云太子少師李奇唐末西京留守齊王張全義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焉其女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義美容止殆神仙中人也以夫貴封清河郡夫人治家甚嚴毫無妬忌每夫生日必先畜童女曉音律者盛服捧觴因獻於夫夫入朝將歸具六珈禮服俟之中堂既接見如賓禮若困倦一見退歸如色不

亘史鈔

外篇卷二

三

怡令動樂迎入院脩酒果時新物以解其慍且多語及前代事夫愛而憚之李公嘗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既至值成李竊發為亂公乘機以鎮庫錢十貫為賞止罪其元惡亂無由興於是散去戮其同惡者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者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中一櫻桃園不與因而有隙欲中傷之因是密上言曰李奇擅恣盜用官庫特以買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執鞠之獄甚急盡餌虎口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候執政者出趨拜於路側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今古寵辱禍福可驗者

數事哀怨悽楚左右聞者皆感動時當路慚悔即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爲論雪之因言妻張氏即齊王女詣臣馬前號訴上聞駭愕曰如賢夫人何即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石晉朝北戎降王東丹王非命而死北虜已知之李公受護東丹王柩歸北虜時憂沮不知其計對夫人涕泣哽咽夫人曰有不稱意差使乎得無絕域乎若然不當效兒女啼哭李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送東丹喪歸東丹乃朝廷害害之北戎已知矣某又憚遠此去必不還矣某年老男女幼小奈何夫人曰不然爲君計者戎虜貪利妾房內

直史鈔

外編卷之三

四

人厚以衣服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以叛衣冠之族盡遭塗炭惟公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周公素知公名與之歸闕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力也夫人事跡可爲女訓母儀者甚多余聊舉其尤者記之於篇

直史鈔

外編卷之三

五

周氏

孟昶妻周氏昶第顓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昶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昶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妾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

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貴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顯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濁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急取作七日藏厭顯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野史云諺曰成則王敗則虜昶之妻幾虜矣余不具論論其欲取女質錢魁然有丈夫氣愧世之庸奴怯劣者

巨史鈔

人外周氏
女史卷三

趙娥親

晉皇甫謐傳曰酒泉烈女趙娥親者表氏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消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母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隣有徐車史鈔
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怒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